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东主编

〔美〕康儒博 著  
顾漩 译



# MAKING TRANSCENDENTS 修仙

古代中国的修行与社会记忆  
*Ascetics and Social Memor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东主编

「美」康儒博 著  
顾漩 译



# MAKING TRANSCENDENTS 修仙

古代中国的修行与社会记忆  
*Ascetics and Social Memor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修仙:古代中国的修行与社会记忆/(美)康儒博著;  
顾漩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3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书名原文:Making Transcendents; Ascetics and  
Social Memor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ISBN 978-7-214-22952-6

I. ①修… II. ①康… ②顾… III. ①道教—研究—  
中国—古代 IV. ①B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1504 号

Making Transcendents; Ascetics and Social Memor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by Robert  
Ford Company  
Copyright © 2009 b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0-2013-214 号

书 名 修仙:古代中国的修行与社会记忆

---

|         |                                                         |
|---------|---------------------------------------------------------|
| 著 者     | [美]康儒博                                                  |
| 责 任 编 辑 | 卞清波                                                     |
| 特 约 编 辑 | 孙海彦                                                     |
| 责 任 校 对 | 康海源                                                     |
| 装 帧 设 计 | 陈 婕                                                     |
| 出 版 发 行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a href="http://www.jspph.com">http://www.jspph.com</a> |
| 照 排     |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
| 印 张     | 19 插页 4                                                 |
| 字 数     | 217 千字                                                  |
| 版 次     |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214-22952-6                                  |
| 定 价     | 58.00 元                                                 |

---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主 编 刘 东

项目总监 王保顶

项目执行 卞清波

##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

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未能至，望见之焉。

——司马谈、司马迁，《史记》

永恒与时光难舍难分。

——Blake, *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

## 致 谢

人们常常认为,研究与写作是孤独的;幸运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我要感谢祁泰履(Terry Kleeman)、Lisa Bitel 和 John R. McRae,还有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的一名匿名评审人,他们在百忙之中为我审读书稿。我也要感谢那些为不同章节提出过建议的学者,他们是柏夷(Steve Bokenkamp)、那体慧(Jan Nattier)、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柯嘉豪(John Kieschnick)、劳格文(John Lagerwey)、梅维恒(Victor Mair)以及来自著名的印第安纳大学宗教研究所的同事们(特别是 Richard Miller、David Haberman、David Brakke、Nancy Levene 和 Shaul Magid,一场院系座谈会令我收获良多)。Lynn Dodd Swartz 则为书中的插画提供了十分关键的技术支持。善良的 Sylvie Hureau 为我最后的修改提供了鼓舞人心的环境。还有许许多多的同事、朋友和学生,他们都为我的创作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帮助,限于篇幅,在此无法一一致谢。正因为有了大量学者的工作,我的研究才成为可能。

我也要感谢各个院校和团体,正是它们,使我能够及早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它们是: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劳格文组织了一场大型讨论会,还邀请我前去演讲)、剑桥大学三一学院(Roel Sterckx 组织了一

场关于宗教和食物的讨论,令人印象深刻)、新加坡国立大学(Alan Chan 和 Y. K. Lo 组织了会议)、哈佛燕京学社、费正清中心以及哈佛东亚语言文化系(我的朋友普鸣[Michael J. Puett]和田晓菲组织了若干场读书会)、波士顿大学、南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田菱[Wendy Swartz]组织了一期中古中国工作坊)、斯沃斯穆尔学院、洛杉矶加州大学、伊利诺伊大学、美国宗教学会和亚洲研究学会。其中一些活动得到了蒋经国基金会、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芝加哥大学出版社、E. J. Brill 等机构的支持。正是有了这些机构的大力支持,人文学科的研究工作才成为可能。

南加州大学批准的公休假使我得以完成初稿。特别感谢南加州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和诸位同仁,他们为我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也要感谢 Don Miller 和宗教学院提供的出版基金。

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的执行总编 Patricia Crosby、总编 Ann Ludeman 和众多工作人员是一群可爱的伙伴。他们和优秀又温柔的文案编辑 Margaret Black 一道,组成了我梦想中的出版小组。能够与他们合作,真是太幸运了。

这本书若干部分的早期版本已经或者即将以文章或连载的形式发表在其他地方。我也要感谢相应的出版工作者,有了他们的许可,我才可以重新出版修正后的版本。他们是:Koninklijke Brill N. V. 和 Palgrave Macmillan(第 3 章)、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第 4 章)、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第 5 章)以及 Koninklijke Brill N. V. (第 6 章)。

最后,我要向 Lee Ann Sherry 表达我最深切的谢意,你的鼓励和支持是我写作的动力;感谢 Linda Campany,你给予我的帮助超乎你的想象;还有 Chris Campany,你是我生命中的瑰宝,请让我将这本书献与你。

## 序

在道士(Daoist<sup>①</sup> priest)、道教经文出现之前,在佛经、佛教形象沿着丝绸之路、顺着海岸传入中国之前,在庙宇、道观这样修道者聚集的地方出现之前,中国就已经存在着一种松散的传统,我将这一系列的观念、修行方法称为“修仙”。它的主要要素在公元前三世纪末期就已经出现了,到公元元年前后得到了完善,在公元二、三世纪以及公元四世纪早期的文本中则出现得越来越频繁。通过秘传的灵性修炼方法,那些修仙成功的人就会成为“仙”(我们称之为“immortals”“transcendents”或者“ascendants”<sup>②</sup>):他们寿命相当长,甚至不会死去;他们拥有神一样的能力、拥有属于神仙的地位;关于他们的记忆保存在口头叙事、书面叙事以及宗教场所中。但是,这样一套松散的传统并没有固定的名字;在后来的文本中,它们被称为“仙道”,所使用的修行方法则被称为“仙术”。

在一个尊崇祖先、以父系氏族为核心的文化中,却出现了一套追求个人肉体不死、追求成仙的传统,这让我惊奇。或许每一种文化都在集

---

① 一些非专业的读者可能会更熟悉过去的另外一种拼法“Taoist”。相似地,“xian”有时候也可以用罗马字母拼成“hsien”。

② 我将在第一章末尾处进一步讨论这个术语和相关的几种翻译方式。

体永生和个人永生的抉择之间斗争着。古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阿卡德人的史诗中说,英雄 Gilgamesh 寻找一种能够让人不死的植物;他失败了,但是通过高尚的行为、通过他所在的城市 Uruk 墙上留下的记录,他达到了另一种文化形式的不死,这种不死凭借的是社会记忆。<sup>①</sup> 可以说, Gilgamesh 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虽然他的文化早已灰飞烟灭,但我们仍然能够读到、能够谈论他的故事。而从马达加斯加的 Bara 人那里,我们最近获得了这样的传说,讲述死亡的起源:“上帝让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选择死亡的方式。一种是像月亮那样死去,可以不断重生;另一种则是像树那样死去,但是他们能够播下新的种子,虽然自己死去,但他们的后代不断繁衍。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但是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选择了孩子,哪怕需要付出自己的生命。讲故事的人问:换了我们呢?谁不会做出相同的选择?”<sup>②</sup>可见,古代 Bara 人同样选择了集体性的永生,即便他们知道有别的选择。

在上古后期和中古时期的中国,人们广泛认为,两种走向永生的方法都是有可能实现的。集体性的永生,主要表现为礼仪性地照看、供奉和纪念祖先,这是更加著名、(过去和现在)更加广为接受的方式;而个人的永生,就没那么著名了。<sup>③</sup> 我想说明的,正是这一种个人的永生,虽然

---

① 参见 Kovacs, *The Epic of Gilgamesh*.

② Metcalf and Huntington, *Celebrations of Death*, 130.

③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道教的起源”)尝试将中国早期的不同概念连结起来,并由此与道教起源产生了关联。对于西周贵族来说,永生并不重要,“因为离去的祖先仍然活着,不过是以一种不同的形式、通过子子孙孙无穷尽地持续礼敬活着”。(9)这样的方法传到了后来的商朝。然而,在商朝后期,祖先的数量已经太多了,人们没办法再礼敬所有的祖先了。作者认为,在西周中期,出现了相似的人口增加,于是家族发生了分裂,祭祀制度也发生了变革,所有五代以前的祖先都不再作为祭祀的对象。“那些关注死后活着的人们不能再依靠后代来实现这个目标了”(9)。von Falkenhausen 认为,这能够解释东周葬礼制度和来世观念的改变,“导致了完全不同的新的死后世界的诞生,以及更加抽象的、不太以家族为核心的永生观念。”(9)进一步地,他将墓葬中的某些事物——地图、宇宙图景、游戏场景——和非常抽象的不死观念联系起来(这比我下文将要讨论的中古时期的观念更为抽象)。他的观点具有启发性,但仍然处于探索阶段,本研究将不涉及这些内容。

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人的事情,但事实上它是一类社会事件:社群和集体记忆是决定性的因素。

文学史、社会史学家 Stephen Greenblatt 曾经说过:“我致力于让司空见惯的东西变得陌生,试图说明,我们那些看起来既不扰人也不为人所扰的部分(例如莎士比亚)其实是另外一些东西、另外一些不同的东西。”<sup>①</sup>在这本书里,我试图完成的正与 Greenblatt 相反。中国中古时期的仙看起来是如此奇特,即便我们了解了相当多的仙术和背后的理论。我想说明,这种奇怪之处并不仅仅来自文化、时间距离,还来自修道者自己所制造的效果,那些为他们写作、保留了他们记忆的人,同样功不可没。这里,我并不是要将“仙”说成毫无新意的东西,而只是暂时性地,把仙带回人间。如果说,仙的奇特是神秘性的必备条件,那么,我希望能够了解神秘性是如何被创造、被表达的——它是如何产生的?又是谁创造的?我不打算去否定或者肯定他们能够不死、能够活几百年的惊人宣言;相反,我希望揭示让这类宣言得以成为可能的社会环境,而这个过程或许会让这些宣言变得不那么奇特。我的目的不在于消解仙所带有的神秘性,而在于阐明它的社会基础;“巫术之所以有用,是因为社会被它鼓动”<sup>②</sup>。

完成这个目标并不需要寻找很多新的证据,几乎所有必需的证据都触手可得。而如何阅读文本,才是需要考虑的。所以,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对一些理论、方法和模型进行详尽的讨论。我希望,致力于中国中古时期研究的学者们能够从这些讨论中受益,并发现这些模型能够帮助我们从新的角度看待文本。此外,我还希望更宽泛的宗教、文化研究能够将前现代中国的情况纳入自己的考虑范围,有时候,汉学研究被挤压到

<sup>①</sup> Greenblatt, *Learning to Curse*, 11.

<sup>②</sup> Mauss, *A General Theory of Magic*, 133.

了过于专门化的边缘。<sup>①</sup> 从而,广义的宗教研究和狭义的前现代中国研究都能够从中获益。

对于不熟悉修仙的读者,我将在下面几段中简要介绍截至公元 350 年前后修仙的基本观念和修道类型。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内容,可以参考拙著《与天地齐寿》(*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的第一部分,<sup>②</sup>这部分详尽介绍了公元四世纪早期人们所采用的修道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基本假设和宇宙观背景。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则对葛洪(283—343)在公元四世纪初期所著《神仙传》中反复提到的方术进行了注释。<sup>③</sup>

仙是一种永生的状态,也(通常)是一种蕴含着超常能力的脱俗状态。循序渐进的修道者们希望并据说能够通过两种平行的方式摆脱死亡:一种是纯化、圣化他们的灵性部分,去除那些凡俗的东西;一种是将他们的社会身份从记载罪过、掌管寿命的上界系统中解脱出来,而这样的系统,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宇宙想象的一部分。

在传统中国,几乎不存在物质/灵魂的二元对立:或许除了道(所有事物的本源,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本身并不算个事物),所有事物,从超自然的存在到凡俗的动物、无生命的物体,从微妙的灵魂到石头、尘土,都是由“气”构成的;不过有些比较精细,有些比较粗犷,它们都可以进一步纯化成更加精华的“精”(essence)。很多修道者所做的正是收集、纯化“气”和“精”。这样的修炼方法涉及到“服食”——通过吃下富含“气”或

① 可以一提的是,最近一项结合世界各地多个案例研究、针对一个主要宗教母题构建跨文化模型的尝试——诸如 *Asceticism* 这样的一卷书中(Wimbush 和 Valantasis 编辑),42 篇论文,638 页,没有一篇论文将中国的现象作为首要主题(虽然 Jason BeDuhn 所写的关于摩尼教的优秀论文中提到了中国的来源)，“中国”、“中国的”等等词汇并没有出现在索引中。

② 以下简称 TL。前 128 页阐述了修仙所采用的修行方法,以及相关的生理、宇宙观和理论概念。

③ 在我的研究发表前夕,开始出现另外一些重要的研究,例如李零的《中国方术考》和《中国方术续考》,Pregadio 的 *Great Clarity*。而最新出现的葛洪《抱朴子内篇》某些章节的法文译本要远远优于 James Ware 的英文译本(至少对法语读者来说):参见 Che, *La voie des divins immortels*。

者“精”的物质,例如草药、矿物(可以单独服食,但更常见的是服用它们的结合体)、丹药(经过长时间、多次提炼后获得的产物)、配偶的性液或者能量、呼吸本身或者通过观想来摄取远方的“精”(例如,修道者想象空间某一方位的草药或者丹药,然后想象自己吞下了它)。主要的修仙方法包括饮食控制、炼制并服食草药或矿物成分、炼制并服用丹药(通常以某种金属矿物为主,同时加有多种其他材料)、房中术以及炼气,包括控制气在身体内部的分布。此外,修道者常常把身体想象成一个微型宇宙,能够再现宏观宇宙或者政体的结构和过程。隐藏在这所有不同修行方法背后的,就是基本的“气”的观念;每一种方法的基本原理不外乎处理身体、灵魂层面上的“气”。

仙术的另一个主要观念就是官僚体制。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广泛认为,天上的神灵具备各自的职能和官衔,按照部门罗列;而这个官僚体制的众多任务之一就是记录人类的寿命、掌管他们的生死(通常,神灵会按照人们的名字和居住地进行登记,就和中央政府一样);这一官僚体制派出的使者就居住在人们的身体中——身体相当于当地社群,而使者就相当于当地的神灵;或者,这样的使者会周期性地到访、检查,向天界官僚报告个人的罪过和功德,这些会被记入账中。所以,有些仙术就着眼于这一记录体系,以便让修道者能够活过官方设定、掌控的寿命。很多仙术也同时顾及气和官僚体制两者的处理。

文本中记载着这些仙术——绝大部分是神秘文本,需要经过庄严的仪式才能够传授,并且接受者发誓不外传;这样的文本通常会宣称自己来自神圣的启示——并通常通过师徒关系传承。因此,仙术并非是实验性的,至少当它们呈现在读者面前时是这样的:在神圣的师传传统中,它们在传授中出现;而传授所具备的仪式结构又限制了文本的传播。有些这样的早期文本留存下来,我们将不断提到它们;此外,仙传、史传和论辩性文本都是本研究的主要文献来源。

人们认为,按照这些方法经过恰当的练习,就可以成为仙。仙拥有

异乎寻常的能力,能够超脱死亡,活数百岁,并通常(但并非总是)能够在天庭谋得官职;很多时候,关于仙的故事不断流传,得到保存。这本书研究了仙这一形象运作、被识别所处的社会环境。

第一章讨论的是方法:我们讨论了如何阅读现存的修仙相关证据这一困难的问题,并解释、说明了这本书所采用的方法。在本书的其余部分,我们讨论了仙、修道者的角色(第二章、第三章);同时,我们不仅仅考虑那些承担这类角色的人,我们还讨论了其他人是如何判定、认定他们实现这一角色的(第四章至第八章)。第二章“仙的文化总集”,概述了构成仙和修道者角色的特征总集。我认为,每一个特征都具有对比性:除了内在的原因,每个特征都具备外在的功能,将修仙者与中国文化中的其他角色构成类比或对比。这样的类比和对比对于构建仙、修仙者是什么,或者可以是什么来说,是非常关键的。第三章“更加深入的总集分析:‘断谷’”,则对文化总集以及其中特定内容的类比和对比功能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分析。这里,我集中讨论一种特别的,也是相当关键的修道方式——辟谷,也就是避免食用常见的、主流文化的食物,尤其是向神灵、先祖祭祀所用的食物。从早期文本中,我追寻了这种修道方式背后的观念、神话背景,说明通过这一种有力的姿态,修道者将自己独立为一类不同的形象,并认为他们优于包括祖先和神灵在内的所有其他存在。

接着,我研究了一个人是如何承担起修道者这个角色的,不论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力量,还是别人的力量,还是通常情况下的两者兼而有之。第四章“秘术、展现奇迹”说明了修道者自我展示所隐藏的根本的辩证性:他们和他们所持有的经文一致坚持保护仙术的神秘性,坚持仙术的不可外传;他们也在听众面前强调这些内容,却又同时展现自己的力量,夸耀自己拥有秘术。隐秘和显现之间的张力对于修道者的公众角色来说是必需的。第五章“语言的自我展示和听众回应”,则研究了修道者自述的叙事,以及听众是如何接受这些叙事的。第六章“修道者和他们的社群”描述了文本中所显示的修道者和其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其

中,相当多人正是修道者作为服务提供者时的顾客。第七章“修道者、他们的家庭和皇权”则关注修道者和家庭以及修道者和统治者、官员之间的关系。第八章“仙传的说服力”讨论了仙传是如何试图说服读者相信过去人的身份和声名的。有些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关于一个人的多个仙传版本,从而能够看到,仙传创作者是如何重写过去的人物、为他们塑造新的声名、如何选择他们进入到仙的队伍中——有时候,这样的情况相当惊人。

本研究并不以修道者的修行方法为核心,也略过了某个人号称成仙了的真正动机——讨论真正动机就不得不讨论他是否真的存在了。相反,本研究描述了作为众多角色之一的修道者这一角色,并借助说明什么不是仙,来说明什么是仙。同时,还说明了仙的典范,以及成功的仙的状态都来自社会构建。我尝试描述了这些惊人结果——修仙和仙——的实现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叙事和文本过程。下面将要讨论的文本与这些创造过程不可分割。